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二十回 拂雲樓第三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癡情客一跪得雙嬌

俞阿媽受托之後，把七郎這樁心事刻刻放在心頭。一日，走到韋家，背了小姐正要與能紅說話，不想這個妮子竟有先見之明，不等她開口，就預先阻住道：「師父今日到此，莫非替人做說客麼？只怕能紅的耳朵比小姐還硬幾分，不肯聽非禮之言，替人做曖昧之事。你落得不要殲口。受人一跪，少不得要加利還他，我笑你這樁生意做折本了！」俞阿媽聽見這些話，嚇得毛骨悚然，說：「她就是神仙，也沒有這等靈異！為什麼我家的事她件件得知，連受人一跪也瞞她不得？難道是有千里眼、順風耳的不成？既被她識破機關，倒不好支吾掩飾。」就回她道：「我果然來做說客，要使你這位佳人配個絕世的才子。我受他一跪原是真的，但不知你坐在家中，何由知道？」能紅道：「豈不聞：『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；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？』我是個神仙轉世，你與他商議的事，我哪一件不知？只揀要緊的話說幾句罷了。只說一件：他托你圖謀，原是為著小姐，如今丟了小姐不說，反說到我身上來，卻是為何？莫非借我為由，好做『假途滅虢』之事麼？」俞阿媽道：「起先的話，句句被你講著，獨有這一句，卻是亂猜。地下跪之意，原是為你，並不曾講起『小姐』二字，為什麼屈起人來？」能紅聽了這句話，就低頭不語。想了一會，又問她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為我這般人尚且下跪，起先為著小姐還不知怎麼樣哀求，不是磕碎頭皮，就是跪傷腳骨了！」俞阿媽道：「這樣看起來，你還是個假神仙。起先那些說話並沒有真知灼見，都是偶然撞著的。」

他說小姐的時節，不但不曾下跪，連喏也不唱一聲。後來因小姐不許，絕了指望，就想到你身上來，要央我作伐，又怕我畏難不許，故此深深屈了一膝。這段真切的意思，你也負不得他。」

能紅聽到此處，方才說出真情。——原來韋家的宅子就在俞阿媽前面，兩家相對，只隔一牆。韋宅後園之中有危樓一座，名曰「拂雲樓」。樓窗外面又有一座露台，原為曬衣而設，四面有笆籬圍著，裡面看見外面，外面之人卻看不見裡面的。那日俞阿媽過去說親，早被能紅所料，知道俞家門內定有裴姓之人，就預先走上露台等她回去，好看來人的動靜。不想俞阿媽走到，果然同著男子進門。裴七郎的相貌丰姿已被她一覽而盡。

及至看到後來，見七郎忽然下跪，只說還是為小姐，要她設計圖謀，不但求親，還有希圖苟合之意，就時時刻刻防備她。這一日見她走來，特地背著小姐要與自己講話，只說「這個老狗，自己受人之托，反要我代做紅娘，哪有這等便宜事！」所以不等開口，就預先說破她，正顏厲色之中，原帶了三分醋意。如今知道那番屈膝全是為著自己，就不覺改酸為甜，釀醋成蜜，要與她親熱起來，好商量做事。既把真情說了一遍，又對她道：

「這位郎君果然生得俊雅，他既肯俯就，我做侍妾的人豈不願仰攀？只是一件：恐怕他醉翁之意終不在酒，要預先娶了梅香，好招致小姐的意思。招致得去，未免得魚忘筌，『寵愛』二字輪我不著。」

若還招致不去，一發以廢物相看，不但無恩，又且生怨了，如何使得！你如今對我直說，他跪求之意，還是真為能紅，還是要圖小姐？」俞阿媽道：「青天在上，不可冤屈了人！他實實為你自己。你若肯許，他少不得央媒說合，用花燈四轎抬你過門，豈有把梅香做了正妻，再娶小姐為妾之理？」能紅聽了這一句，就大笑起來，道：「被你這一句話破了我滿肚疑心。」

這等看來，他是個情種無疑了。做名士的人，哪裡尋不出妻子，千金小姐也易得，何況梅香？竟肯下起跪來！你去對他說，他若單為小姐，連能紅也不得進門；既然要娶能紅，只怕連小姐也不曾絕望。我與小姐其勢相連，沒有我東她西、我前她後之理。這兩姓之人已做了仇家敵國，若要仗媒人之力從外面說進裡面來，這是必無之事，終身不得的了。虧得一家之人知道我平日有些見識，做事的時節雖不服氣問我，卻常在無意之中探聽我的口氣。我說該做，他就去做，我說不該做，就是議定之事也到底做不成。莫說別樣，就是他家這頭親事，也吃虧我乎日之間替小姐氣忿不過，說他許多不是，所以一家三口都聽了先人之言，恨他人骨。故此，媒人見不得面，親事開不得口。

若還這句說話講在下跪之先，我肯替他做個內應，只怕此時的親事都好娶過門了。如今叫我改口說好，勸他去做，其實有些煩難。若要丟了小姐替自己說話，一發是難上加難，神仙做不來的事了。只好隨機應變，生出個法子來，依舊把小姐為名，只當替他畫策。公事若做得就，連私事也會成。豈不是一舉兩得？」俞阿媽聽了這些話，喜歡不了，問她計將安出。能紅道：

「這個計較，不是一時三刻想得來的。叫他安心等待，一有機會，我就叫人情你，等你去知會他，大家商議做事。不是我誇嘴說，這頭親事，只怕能紅不許，若還許出了口，莫說平等人家圖我們不去，就是皇帝要選妃，地方報了名字，抬到官府堂上，憑著我一張利嘴，也騙得脫身，何況別樣的事！」俞阿媽道：「但願如此，且看你的手段。」當日別了回去，把七郎請到家中，將能紅所說的話細細述了一遍。七郎驚喜欲狂，知道這番好事都由屈膝而來，就索性謙恭到底，對著拂雲樓深深拜了四拜，做個「望闕謝恩」。能紅見了，一發憐上加憐，惜中添惜，恨不得他寅時說親，卯時就許，辰時就偕花燭，把人門的好事，就像官府擺頭踏一般，名役在先，本官在後，先從二夫人做起，才是他的心事。當不得事勢艱難，卒急不能到手，就終日在主人面前窺察動靜，心上思量道：「說壞的事要重新說他好來，容易開不得口，畢竟要使旁邊的人忽然挑動，然後乘機而入，方才有些頭腦。」怎奈一家之人絕口不提「裴」字，又當不得說親的媒人接踵而至，一日裡面極少也有三四起。所說的才郎，家聲門第都在七郎之上。又有許多縉紳大老，願出重聘，要娶能紅做小。都不肯羈延時日，說過之後，到別處轉一轉，就來坐索回音，卻像遲了一刻就輪不著自己、要被別人搶去的一般。

為什麼這一主一婢都長到及笄之年，以前除了七郎並無一家說起，到這時候兩個的婚姻就一齊發動起來？要曉得韋翁夫婦是一份老實人家，家中藏著窈窕女兒、娉婷侍妾，不肯使人見面。這兩位佳人就像璞中的美玉，蚌中的明珠，外面的人何從知道？就是端陽這一日偶然出去游湖，雜在那脂粉叢中，綺羅隊裡，人人面白，個個唇紅，那些喜看婦人的男子料想不得攏身，極近便的也在十步之外，縱有傾城美色，哪裡辨得出來？

虧了那幾陣怪風、一天狂雨，替這兩位女子做了個大大媒人，所以傾國的才郎都動了求婚之念。知道裴七郎以前沒福，坐失良緣，所謂「秦失其鹿，非高才捷足者不能得之」，故此急急相求，不肯錯過機會。

能紅見了這些光景，不但不怕，倒說「裴七郎的機會就在此中」。知道一家三口都是極信命的，故意在韋翁夫婦面前假傳聖旨，說：「小姐有句隱情不好對爺娘說得，只在我面前講。」

她說婚姻是樁大事，切不可輕易許人，定要把年紀生月預先討來，請個有意思的先生推算一推算。推算得好的，然後與他合婚，合得著的就許。若有一毫合不著，就要回絕了他。不可又像裴家的故事，當初只因不曾推合，開口便許，哪裡知道不是婚姻；還虧得在未娶之先就變了卦，萬一娶過門去，兩下不和，又要更變起來，怎麼了得！」韋翁夫婦道：「婚姻大事，豈有不去推合之理？我在外面推合，她哪裡得知？」能紅道：「小姐也曾說過，婚姻是她的婚姻，外面人說好，她耳朵不曾聽見，哪裡知道？以後推算，都要請到家裡來，就是她自己害羞，不好出來聽得，也好叫能紅代職，做個過耳過目的人。又說，推算的先生不要東請西請，只要認定一個，隨他判定，不必改移。省得推算的多，說話不一，倒要疑惑起來。」韋翁夫婦道：

「這個不難。我平日極信服的是個江右先生，叫做張鐵嘴。以後推算，只去請他就是。」能紅得了這一句，就叫俞阿媽傳語七郎，「叫他去見張鐵嘴廣行賄賂，一托了他。須是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方才說到七郎身上。有我在裡面，不怕不倒央媒人過去說合。初說的時節，也不可就許，還要他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方才可以允諾。」七郎得了此信，不但奉為聖旨，又且敬若神言，一一遵從，不敢違了一字。

能紅在小姐面前，又說：「兩位高堂恐蹈覆轍，今後只以聽命為主，推命合婚的時節，要小姐自家過耳，省得後來埋怨。」

小姐甚喜，再不疑是能紅愚弄她。